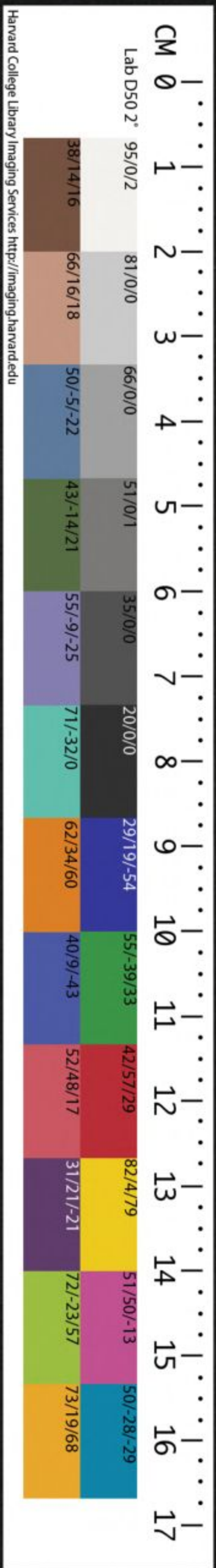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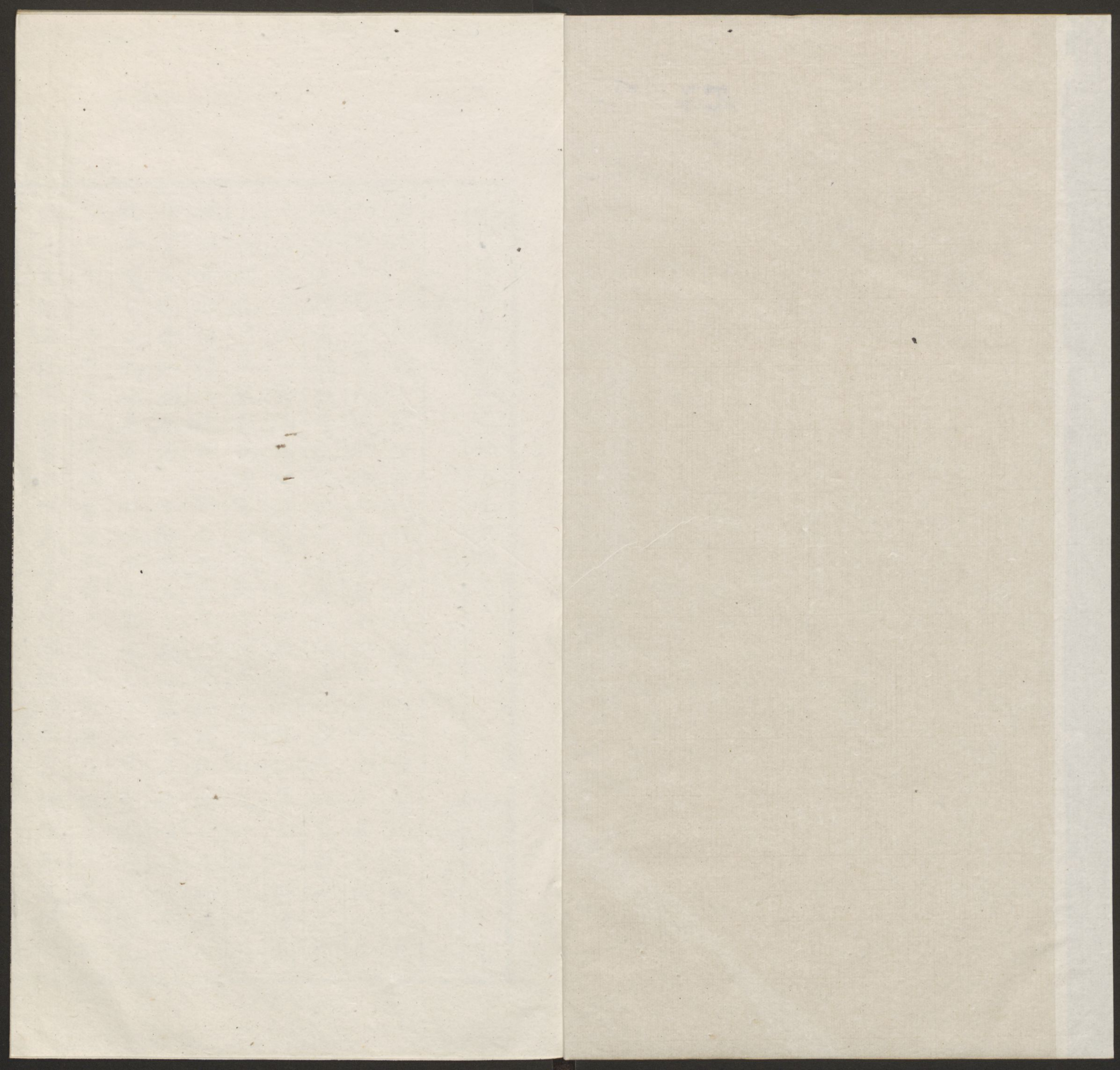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59

F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四

去聲

唐太宗自假親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親任之吏皆國之姦賊也或
 巧言令色則黨比同為結上庸者莫不以之進也志在孝子所以
 此術實故最簡故或秋風敗之王者欲明曉人愛之此事者於大
 不益其進也如齊隋間結縲事耳目所接者其公等言之解律明
 月葬親良將武家敵國則容身及斷冷河水處處有之此淚及明月
 被祖考故親情伏此則一德者存君之心高顯有德國大才為清吏
 帝贊成朝業如國政者一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端言是
 將小獲耳及為場亦所終州政由是奉德上國太子才德華蓋國九
 二十年國六年有定分德書於石上誠忠良者也此十二道一朝
 成於天德定德之書自此開矣南文殊清流清氣在德文忠是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四

去邪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昏國之蟲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諸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頴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一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命擯斥。及為場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窮撫軍監國。凡二十一年。國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清。混虜庶免。禍及其身。社稷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尋之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燕雀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侍御史李仁叟。俱以告訐譖毀。蒙引見。遂任心彈射。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臣下無以自安。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爭。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叟。並是心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真。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奸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

玄齡。并逐張亮。無所肅厲。後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言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其豁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疎淺。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知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奸而自由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奸狀漸露。仁叟之解出。萬紀貶連州司馬。朝廷咸相慶賀焉。

太宗時。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察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它物。祇應為貧。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

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命爾重任。侍臣云。爾若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時傳奕為大史令。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蘇。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頃更僧復僵仆。遂不復蘇。

高宗顯慶元年。王義方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經大理囚婦淳于迫。其妾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毋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

天子置少卿大夫。古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稀。光武失之蓬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奸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

調露元年。上幸東都。司農卿常玄機作上陽宮制度如壯。侍御史狄仁傑劾奏。玄機導上為奢。奏。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奸。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救。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武后神功元年。來俊臣倚勢貪溢。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諸武共
發其事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上三日不出。王及善上言曰。俊臣國
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結聚不逞。誣搆良善。賊贖
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太后下其奏。俊臣棄市。仇家爭散其肉。
聖曆二年。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奕舍利。太后許之。仁傑
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
招致萬衆。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久視元年。以張易之為奉宸令。每內殿曲宴。輒引易之。昌宗飲博朝
戲。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太后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銜
求入供奉。醜慢無匹。臣職諫爭。不敢不奏。太后勞之。
武后時。魏元忠為洛中長史。張易之暴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

相。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
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年老。不若挾太子為久
長。太后怒元忠謀反。下元忠獄。竟坐貶元忠高要尉。元忠入辭。上言
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必思臣言。因相易之。昌宗曰。此二
小兒。終為亂階。

時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
其奸。武后以昌宗嘗自婦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思苞禍心。億測
天命。皇神降怒。自擯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
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熒惑聖心。既自婦露。而尚與妖人祈福
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
然從之。必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
亡。請付三司考治。

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李昭惠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惠頗怙權。為眾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強國。功也。然出入自尊。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朕怠細政。擢參昭德。秉撻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強復。聲旨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敕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興駸異。是陽靈擅命以示於人。婦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議。皆承風指。陰相傳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

况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

時李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李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環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或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二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奕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

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中宗復位時。侍中桓彥範上書。誡帝曰。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淳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人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屬昏狂。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軼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榮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

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流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景龍元年。僧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常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奏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四年。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典朝政。紹京縱情賞罰。眾皆惡之。太常少知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起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中宗時。崔日用與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睿宗即位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

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曦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時洩其謀。上流幽求於封州。

玄宗開元元年。詔周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後利貞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珍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鉅廖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亡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綬。委以藩維。是紕奸不必行也。疏入。遂寢。

四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歙縣丞。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丈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固爭曰。失律殺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城下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德宗時。起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寘以法。才示敗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同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二光不明。雨暘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春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故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

問外廷。并教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之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知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下一良臣。宜加優禮。時判度支班宏卒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奏曰。臣聞君子小人。用舍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克。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克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龜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蟲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離而沮之。

札。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疊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掎克。歛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衆歛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鬼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知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耻。以衆歛為長策。以讒妄為嘉謀。以掎克歛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說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邠。伏惟陛下。

協放勳文思之息。而鑒其方鳩孱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奸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定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和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

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披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大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真。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滿。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復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歛怨於人。欺天陷君。遠迹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控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足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勅。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令。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審上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足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一已棄之物。今所收

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常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代。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覓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之宜得罪。陛下既不詳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奸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固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舊奸。詭請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

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剝歛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每云察獲奸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唯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避。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肅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實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踈妄。之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惧思。奸威既沮。於四

方。檢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准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便下徵。重困疲疇。展轉流弊。既彰恣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糶。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微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孺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其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六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度夷榛蕪。逐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既畢。地猶負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卒。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但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

不得缺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命赴中書。遣希顏宣百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諸蕃殊多。歲內以來。必無缺乏。希顏懼其推互。邀命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鑒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書。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榮靡替。其為盡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子。內捲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係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至於私庭。詮集選士。果命逆豎。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耻。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缺會朝之禮。徇其鄙訥。大陳省署之儀。統郎曾於里間。視公事於私第。盡室

飲官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牒。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端。延齡或展客大誇。不命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情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滯。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群。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斲法。求之令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然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下。無惡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奸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狂躁。滿盈既愾。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賂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奸賄。無不狼籍。通結動連。

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感福潛務。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之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群士之所稽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敦恭。朝廷尊讓。則時耻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勇。則攻闔之禍流於下。聖主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尔出話。敬尔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尔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褻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

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價決糧資。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皆毀訾。或指詆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憶其心志。邪情詞皆醜蝶。事悉加誦。匹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凌苟當其所執。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頽於麾下。憤耻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衆覺。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缺敗。蔑披晏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魚禮義之府。蟻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馬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備。永

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勅。不務遠圖。廢其舊備。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刑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頌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奸。人不堪命。所賦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取實相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先賣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奸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刺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結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糞。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捐官錢。不啻累倍。照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奢鑿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体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

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詔之態。誣罔之辭。過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以迎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而重之以耗。數關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情。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基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異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蔽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波既行。昏德弥熾。故商書云。崇信訞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奸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

下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波既行。昏德弥熾。故商書云。崇信訞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奸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

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之切齒。担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植有而為無。捐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謂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不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寧。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

尚何賴於財賂哉。太宗之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歛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應月寶曆。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徵求寔廣。權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後。乘人怨咨。白晝犯關。鄙邑耻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豎宦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此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餽貪卒。此時陛下所觀之矣。而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涿。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吾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官壺之仲。服用有缺。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役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

未冬服。漸厲凝沍。且無薪爇。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牒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免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姦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服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蕙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

藏於國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享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飲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煥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之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固。為子孫繫元。豈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綴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等攫。恣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綴。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係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善而虞舜享濬哲之

名。皇甫聚橈之變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
灾禍不及邦國者乎。肆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
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
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
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眾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
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
焉。夫入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
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
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
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
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眾同辨。示人不
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

。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
糾其包袖。以戒亂邪。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疑之疑。下之於上。絕偏
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
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係。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
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
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是。取
過作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
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子之言。而莫予違也。
事閑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
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矣。流布
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
其人有幾。陛下誠命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

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
息隨眾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
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遠懼情下領詭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
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辰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
之以此自負從陛下麻播遷之艱危觀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
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
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
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
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真亦不忍為顧理宥
聽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
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時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元等帝怒甚無敢言右諫議大夫陽城
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
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誦申直贄等累目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
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
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逐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
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憲宗時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
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
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
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時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
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
之初而小將敢尔唐突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

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頃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時五坊使楊朝汶步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京輦。上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和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和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用，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闢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闢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

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和簡樞密，稹解翰林，而恩遇如故。

時昭義軍監軍劉承偁太后養子，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悟執承偁囚之。上詔悟送承偁，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何如處置？」對曰：「承偁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恐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不得已，流承偁於遠州。」

文宗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為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中書侍郎李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答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達言嘗言

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訕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
愛。完回以累陛下。名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
見不懌。訕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武宗會昌四年。以趙鼎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得幸。李德裕諫曰。鼎真
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殊煩耳。至於
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鼎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
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鼎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時邢洺磁三州既降。郭誼懼。謀斬劉稹以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
如何處之。李德裕對曰。劉稹年少懦弱。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
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斬之。

宣宗時。京兆尹常澳既視事。豪貴歛手。鄭光在吏恣橫。積年租稅不
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冀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如何。對曰。如
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
其免。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晉高祖天福間。楊昭儉為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
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濟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
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命朗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
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自有萬機。樞建諍臣。彌縫其
闕。今則諍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
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為蠹者難
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始如虛器。遂令節使。慢
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許寬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蕃。苟安跋扈之心。莫
恤寬抑之羞。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宋仁宗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須還。殿中侍御史陳瓘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官闈。易神寢龍圖。冀消王氣。今裡崇辰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用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潘。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奏論許申妄薦狂人。疏曰。臣聞左道亂政。大奸不可逃刑。附邪存誠。明哲故能早辨。言偽既誅於兩觀。德凶必屏於四方。俾諸諂佞之臣。以絕僥求之路。竊見三司判官工部郎中許申。久處寵祿。莫著功名。昔居刑獄之司。効無狀而寢命。後列尹京之幕。起公議以歸班。既已黜而復升。見多岐而挾詐。近者風聞罷官漕運。入覲闕庭。旋列計司。累膺殊用。不思展效。唯急趨時。乃妄

薦於狂人。妄言精氣。俾先容於內寺。上瀆威顏。而况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毫芒之失。為害必深。呼吸之中。其慮安測。古人謂服藥有害。微且謂行氣亦然。豈可肆行幻惑。柳泌以合煉丹藥。終不免誅。杜景之求訪異人。盡為怪誕。苟久習於左右。必貽患於君親。衆實有言。罪當無赦。又聞錫以白金五百兩。無名受寵。之駭聽聞。忝為人臣。不知忠孝。接引詭道。狂冒天聽。盜竊厚恩。益長奸弊。將巧圖於進用。必有玷於觀瞻。大紊國綱。宜除君側。伏望追還所賜。免標濫賞之名。黜去匪人。以杜傾邪之漸。

景祐中。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孫沔為陝西轉運使。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肩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之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

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恃。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求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險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脩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

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

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沔嚮在開封府。猶為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奸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沔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沔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况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沔

居關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說巧。然湏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悔改。竊慮依舊。諸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吉。安心作事。無說毀之避。

脩又奏曰。臣近日竊聞李湏已有聖旨。命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湏得湏自工。奏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湏奸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湏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人主自行。去任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奸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不肯行。若不自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

轉為得計。不肯悔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為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真與差除。更湏曲收人情。優假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湏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湏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湏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脩知諫院。又上奏曰。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案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案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

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之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彼殘酷。致兵士作亂。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

脩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案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案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小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則更無稟畏。必効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况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議復資。必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

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遣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命令。未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後。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

慶曆四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觀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堯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損害舟船。特令脩

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聰。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使輕信其言。別命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案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伊不能摩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剝。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

闕。之聞南郊漸近。諸事之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之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械。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知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誘贖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誘贖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

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躄。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

脩又上奏曰。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命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行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怨。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在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庶之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

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

脩又上奏曰。臣近日伏觀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
案察使。未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命常用心。臆量轄下
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虜
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首事廢廢。朝廷海陸前警。故先
慎擇官吏。務欲脩整。願綱。昨準宣頭劄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
其餘州軍長吏。命。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臆量大小文
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關候。朝
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
驚。軍情未帖。相州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
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
知澶州。引惹脩城兵士。裁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

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藉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昱之奏論
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
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信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
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曾劾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
閑處可畜養之。况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
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
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
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四

考言の三十一
三十一

